

「期貨新聞」

此題目並非指有關期貨行業的資訊，而是網民對那些張口就来、亂開空頭支票的新聞的戲稱。

內地每逢春節，與合家團聚相伴的，除了春聯、鞭炮、年夜飯，往往還有一票難求的酸楚。春運買票難問題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。互聯網時代，令信息的公共記錄與傳播異常便捷：二〇〇七年二月，當時的鐵道部發言人表示，到二〇一〇年，一票難求的問題會得到解決；到了二〇〇九年十月，這位發言人又說，到二〇一二年一票難求將基本消除；光陰如梭，轉眼到了二〇一一年，鐵道部又宣稱，到二〇一五年，「一票難求的情況將從根本上改觀，或者說將成為歷史」。

還沒等到承諾兌現，鐵道部二〇一三年被撤銷，運輸業務由新組建的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。二〇一五年春運時，鐵總終於改口：一票難求問題會逐步緩解，但沒有明確時間表。

這就是典型的「期貨新聞」。實際上每次宣傳的時候，並無嚴謹

論證與調查，而只作為噱頭來忽悠公眾。到時間萬一建成了，自然可以大吹特吹，這「期貨」就賺大發了。萬一泡湯了，也不擔心：一來時間久遠，公眾或許早已淡忘；二來當時官員可能早已升遷他去，不必出面對證；三來即使遇到輿論較真，索性就當一回煮熟的鴨子——嘴硬，誰又能奈何？反正無需賠本交割，也不用擔心被強行平倉。

如此一來，穩賺不賠，就助長了「期貨新聞」層出不窮，嘩眾取寵，標榜貼金。就連科研項目，也熱衷先公布時間表，賺一波熱度。而實際上，許多基礎性研究，需要長時間腳踏實地鑽研，哪能用工程管理的思維，去制定硬性計劃呢？急功近利，欲速則不達。

瓜園 蓬山
garden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豆漿，難覓當年

好久沒有喝豆漿，偶爾在一家餐廳發現有豆漿作為飲品可選，就點了一杯。滿懷期待，等到豆漿送來，一口喝下去，卻不是記憶中的味道。

記得小時候，家裏有一個不太大的石質豆漿磨，爺爺經常會親手磨豆漿給一家人喝。爺爺會提前一晚把黃豆泡好，第二天一早就用這些漲得飽飽的豆子來磨豆漿了。磨製的過程是兒時的我喜歡的——把黃豆從石磨上的小孔放進去，直到填平小孔，用力抓住石磨上的手柄一圈一圈地開始旋轉。一邊磨還要一邊加水，加水的量也相當有講究：加太多豆漿太稀，加太少則會磨得不順暢。小時候的我總驕傲於自己能將水加得恰到好處，既不多也不少。但現在回想起來，其實爺爺早已經提前計算好了用水量，我只需將他交給我的那一大杯水慢慢地全部倒光，自然就可以「不多不少」。加了水之後再磨，小孔裏面的黃豆就會慢慢消失，變成乳白色的液體從四周流出，流入石槽中再

匯聚到中間，流入放在石磨下的大杯中。

磨製豆漿的工序到這裏，對於我這個小屁孩來說，好玩的部分就已宣告結束了。我會蹦蹦跳跳去玩其他東西，而把剩下的工作交給爺爺。爺爺會將豆漿仔細過濾兩遍，再經過高溫煮熟，才能變成我們最終早餐時喝的、香噴噴的豆漿。

時過境遷，我舌尖的味蕾已經無法回憶起當年爺爺磨的豆漿味道了。只是如今喝到用豆漿粉勾兌出來的「豆漿飲品」時，很肯定與當年的淳厚與香甜相距甚遠。等到「有閒」之時，我也想網購一台石磨，或許只有用花時間泡出的黃豆，加上花心思計算的水量，再配上用力氣親手磨出的豆漿，才能再現當年的味道吧。

大川集 利貞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番茄是什麼？

番茄的命運，一直都比它自己預期的曲折。這是人類餐桌上少有的、連定義都十分模糊的食物。究竟是水果還是蔬菜？大番茄和小聖女果，究竟是否同屬一個物種？想必如果沒點兒植物學理論做背書，少有人能說得清楚。

不僅是現代人，古人從發現番茄的那一刻起，就好像開啟了潘多拉魔盒，完美演繹了人們對未知食材的嚮往和畏懼。而這株植物從被發現，到被運輸、被應用，也都伴隨着謠言和曲解。五個世紀之前，西班牙人僅僅因為新奇和好看對番茄「一見鍾情」，於是把它們帶回歐洲。此時的番茄雖然被認為是蘋果的變種，卻始終被束之高閣，為貴族們作觀賞用。又過了一百多年，法國植物學家將它劃分為茄屬植物，可當時因為部分相似的植物毒性很高，於是它也莫名其妙地被人敬而遠之，彷彿一隻穿越了、變形了的「毒蘑菇」。

究竟是誰先吃了番茄，至今沒有百分之百的定論。但只要粗略翻過食物簡史，都會由衷感慨：在那個年代敢為天下先的人，跟第一個吃了螃蟹的「壯士」，應該可以同時名垂青史了。有據可查的是，番茄第一次華麗轉身，正是有賴於意大利最著名的那不勒斯披薩，當初製作這道菜的思路，是想用綠、白、紅三色做成跟國旗契合的主題。沒想到一戰成名，也徹底為番茄打開了市場，而這役，比我們現在熟知的番茄湯還早了近乎十年！

如今的番茄地位大不一樣，教科書也早給出了明確答案：大番茄是蔬菜、小聖女果屬水果。其實不管歸屬如何，老饕們哪管得了這麼多？從水牛沙拉到番茄炒蛋，從番茄醬到莎莎醬，可以說哪裏有番茄，哪裏就有本地化；哪裏有番茄，哪裏就有味蕾的又一次爆發。

食色 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AI會的事越來越多了。最近的新聞是它開始創作科幻小說。其實，AI寫作早已出現，比如寫新聞報道、寫詩。理論上說，既然會寫報道和詩，也就會寫其他一切東西。畢竟，寫作對它而言是真正的「碼字」。然而，AI寫科幻小說這個消息還是很吸引人。因為，在相當多的科幻小說中，AI本是不可少的內容。現在它從小說裏跑出來搞創作，似乎是機器人要給自己寫自傳，又像一隻猴子寫了《西遊記》，讓人產生說不出來的詭異感。

不過，和AI寫其他東西一樣。AI寫科幻小說也是一種對既有科幻寫作經驗的再創造。從報道內容來看，作家與AI合作共同完成「創作」，其實是把AI當作寫作工

具，並沒有超越上世紀六十年代人機共存的設想。只不過，這種寫作工具具有資料蒐集和分析的功能。AI寫作時，作家先「自定義」科幻故事的時間、地點和角色，然後由AI自動生成幾段科幻情節。作家經過選擇和取捨，確定寫作的走向。這相當於作家給AI出了一道題，請它完成任務。而為了它能順利寫作，或許還有風格上的考慮，作家會把自己已完成的大量作品都輸入AI，給它「餵料」。因此，AI寫作即便稱為「創作」，也更像集體創作組中的一員。

《韓非子》裏有個故事。齊王問畫師：什麼東西最難畫？畫師說：犬馬最難。齊王又問：什麼最容易？畫師說：鬼魅最

搶號

下門牙酸軟，計劃去看牙醫。這才發現廣州不但各大醫院有牙科，各醫科學院也有專門的口腔醫院。坐巴士時路旁都有口腔醫院或診所的招牌頻密閃過。不可否認內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對身體各部位毛病也較前更為重視。現在醫院大都採用了網上掛號方式，口腔專家號看一次三百元（人民幣），也常常掛滿。

一家著名的口腔醫院每晚八點，就會在網上放出各醫生第八天的號。但進去操作，稍資深的醫生常已掛滿，便只好在下一天的晚八點再來搶號。這一來要有智能手機操作技能；二是下手要快；三是要有耐心。這就苦了那些沒有智能手機或是不

會操作的病人，特別是老人。

回香港終於有了「回港易」的消息。本月中旬開始，深圳灣口岸每天放行三千、港珠澳大橋口岸放行二千港人返港，除一些硬件條件，還需事先在網上預約搶號。今天搶不上就明日請早。或許又是苦了那些沒有智能手機或是不會操作的人，特別是老人。

社會高度電子化運作，連買棵菜都可用手機支付，確實大大改變了生活方式和方便了生活。但這社會並非人人都有、都會使用智能手機。

據傳聞，某城一位老人上公交通車，無法也不會刷健康碼，被司機勸、被乘客轟

誰是侵略者？

戲劇是文學和表演的混合體，同時可以生動地展示歷史，令觀眾溫故知新。最近我想起一齣美國舊電影《與狼共舞》，那是我首次接觸印第安文化。電影名稱很有詩意，其實是男主角同化印第安部族之後獲取的名字。故事背景是十九世紀中葉南北戰爭之後，一位厭戰的白人將領擬退出戰線，於是隱居山林，由此而融入印第安土著的部落。將領結識的土著女主角名為「站立揮拳」（Stands With A Fist），同樣亦具詩意和動感。二人本想在大自然領域過着安寧的生活，但卻不敵白人侵佔印第安人土地，並且壓制原住民的文化。

舞台上亦不乏美洲白人侵略印第安人的歷史故事。一九九四年香港話劇團製作的粵語話劇《黑鹿開口了》（Black Elk Speaks），就是翻譯自同名西方劇本，以豐富的藝術形象打破地域界限，激動本地觀眾心靈，該劇在翌年的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，囊括了最佳整體演出、最佳男主角和男配角等多項大獎。

本地已故戲劇家何偉龍當年在該劇飾演男主角黑鹿，向觀眾娓娓道來美洲白人西征的過程中如何成為侵略者。劇團當時邀請了西方劇場導演唐諾雲，馬利專程來港執導，該導演顯然很尊重印第安文化，雖然不懂粵語，但以形體動作來指導演員

《被拖去解體的戰艦無畏號》



將壯觀的「無畏號」加以淡化，以和拖船虛實相間的處理來凸顯正在消逝的輝煌。

為了畫面效果，他還將蒸汽船的煙囪位置挪到船頭，讓一縷銅金色的濃煙飄過「無畏號」桅杆來強化戲劇性，且與餘暉的色調遙相呼應。畫中夕陽照耀下色彩斑斕的天空也順應了特納臨終遺言「太陽是上帝」的傳說。作者是被誉为英國史上最偉大畫家之一的特納，將風景置於精心設

易。齊王問為什麼。畫師解釋：犬馬大家都熟悉，每天能看到，像不像，一眼便知。鬼魅沒人見過，畫起來就容易。

我想，AI寫作也是一樣，架空的東西，或許它更加擅長。絕大多數科幻文學訴諸未來，雖然未來也不過是現在的投射，但以未來為對象，這畢竟給了科幻文學更多的自由，也給了閱讀者更大的容忍度，為AI提供了便利。不過，優秀的科幻文學總會看得很遠，而它站立的現實土地也必須堅實。這顯然對AI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如果它確實有志於寫作的話。

知見錄 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下車。這事引起了關注熱議。當事老人尷尬不滿，但沒有途徑去爭取坐車的權利，只能當眾受辱。

世上總有好心人。我就親眼見到醫院的保安小哥，在電子掛號機前耐心地輔導步履蹣跚的阿公掛號；那些循「回港易」計劃返港的老人，也一定能找到願意幫助他們的年輕人搶號。但一個文明社會決不該遺忘這些族群。在享受電子世界的方便時，也要保留傳統的溝通服務方式，不要讓這個族群自卑、落寞、流淚。

人與歲月 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的表演，並為演出團隊建立恍如印第安人的濃烈精神。此外，導演對於服飾和道具的形象都一絲不苟。據悉當時他來港之前，本來郵寄了道具木馬的設計圖給劇團製作，但來港後發現成品的體積不符合本地演員的身形，故此要求幕後人員連夜重新製作有關道具。

透過導演的藝術處理態度，可見尊重他人以至其他民族的重要性。現時部分美國領導階層，似乎不知道該國原本的歷史根源，其實只要接觸一下戲劇藝術，便不用貽笑大方。

文藝中年 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計的構圖和真實歷史事件中，使之融為一體；還注入了悲壯的英雄主義氛圍以及對十九世紀英倫「日不落帝國」的讚頌，呈現了當時浪漫主義運動的精髓。

《被拖去解體的戰艦無畏號》於一八三十九年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首次展出時便引起轟動，評論家們和公眾均對畫中所展現出的詩意和愛國情懷大加讚許。最終，畫作在特納去世後根據其遺囑捐給國家美術館。時至今日，此作不僅依舊以「鎮館之寶」之姿懸掛在英國尊貴的藝術殿堂供世人「頂禮膜拜」，還曾於二〇〇五年在BBC四台所組織的投票中被當地民眾選為「英國史上最偉大的畫作」。今年，作品更隨特納自畫像一同登上了新版的二十英鎊鈔票。

（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）

藝加之言 王加
微信公眾號：Jia_artscolumn
逢周三見報

角色雖然戲分不多，但對整個故事的推動起到了關鍵作用，他成為壓垮王佳梅的最後那根稻草。

人的一生，難免遇到絕望的時刻與境地，出於本能，大多數人都會期待「最後的稻草」可以解救自己。殊不知，有些稻草溫情良善、助人前行，有些稻草卻似芒如針、害人無比。雖然我們不會時時都有一雙慧眼，但我相信唯有內心的強大與堅韌，才真正是「最後的稻草」，與他人無關。

負喧集 趙陽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逢周一、三見報